

我属于这条大河

作家出版社

目 录

命名的传说.....	员
书的主人.....	苑
工地早晨	员
桃 摇 汛	怨
严峻的时刻	圆
一绺白发	猿
“乌拉尔人”在沉思	猿
神门河之战	源
三门峡工地.....	员
我和沙娃.....	猿
刘家峡截流记.....	圆
滩涂报告.....	圆
来自黄河口的报告.....	圆
胜利油田即景.....	圆
我属于这条大河.....	圆

命名的传说

新造的房子出现的时候，工地上才有了第一个邮局。邮局的办事员——唯一的一个邮递员，却否认这种说法。依照他的见解，应该这样说：“造房子这是后来的事，搭第一个帐篷的时候，也不……”他摇了摇头，有些气恼地接着说，“工地上出现第一个工人的时候，我就来了。”

的确像他说的。那时，他是一个邮递员，每天不早不晚，一敲响吃饭钟，就看见他推着车子来了。

车子是绿色的，非常显眼；绿色的邮包，更加吸引人的眼睛。他从邮包里掏出了信件。信件上写着这个人的名字，或那个人的名字。对于任何名字，都是亲爱的称呼。再说，三门峡这个地名，从在“文告”中出现以后，没有人不知道了，但是寄信人还是不能马上就在地图上找到它。因此，这三个字写起来总有些生疏。奇怪的是，当它已经写在信封上的时候，每个寄信人又像是立刻听见了滚滚流去的黄河的声音。

黄河的声音，这时真的在邮递员的背后响起来。因为他面对着工地食堂站着：他从我们刚才看见的邮包内，拿出了邮票、明信片、汇款单、保价信封……工人立刻围上来，他们把通向全国的各种心愿，集中在邮递员身上。感情的洪流淹没了邮递员，甚至连背后黄河奔流的声音也听不见了。

有一天换了一个新邮递员，这时有人问道：“那一个邮递员呢？”接着在心里回想头一个邮递员是什么样子，很多人想不出来。只知道那一个走了，这一个来了。

那一个走了——他调到新成立的史家滩邮局去了。邮局不大，可以说是最小的一个邮局。因为它只有一个办事员，它在新造的竹材土坯的房子里，也仅有一间小小的门面。一只绿色邮箱挂起来，就算开始营业了。午饭后，晚饭后，尤其在休息日，在它的门口常常排起队伍。工地上爆破声一天比一天频繁起来，排起的队伍也一天比一天长起来。

邮局的门显得低矮，每个人走进去，只见一只木架子上高高地堆着包裹。那么多的包裹，有大的，有小的，仿佛永远取不完。柜台是用土坯砌起来的，上面搁着一块木板。不知为什么柜台要砌得那么高，因此柜台里的那张桌子，就显得十分低了。走进来的人，只能看见办事员的一撮头发。办事员低着头，一只手不停地写着，另一只手满足着每个人的要求。好像没有人端详过他的面孔，事实上他也没有时间去看走进来的每一个人。只是当他下班之后，从那只椅子上伸起酸懒的腰杆之后，才对着被糨糊涂得乱七八糟的柜台出一会儿神。

却说一个建筑过官厅水库的年轻人，到三门峡来了。这个年轻工人，没有出过远门，过黄河大桥时，才第一次看见黄河。他想象着汛期泛滥的景象：洪水从高出地面的河床上滚下来，淹没了广大的田野。他甚至同时听见了数千数万人民呼救的声音。到了三门峡，眼前的黄河，却是另一个样子。它在高深的壑谷中，夹紧了腰身，扭转着，弯曲着，有时迂缓地前进，有时又急湍地奔流。如同一只披着保护色的土龙，在高原壑谷中潜行。岩石上溅起的浪花，就像它的闪光的眼睛，泄露了它的狂野的本性。

这位年轻工人，站在三门峡陡崖上，下了决心。无疑的，娘娘河的伟迹，更激起了他的骄傲。他那双深黑色的眼睛，长久地凝视着鬼门岛上那只马蹄印。他想，这匹马一定是由右岸高原上飞奔而来，它的蹄子落在鬼门岛上，一纵身跃到左岸去了。它的跨度至少有五百公尺，蹄印的大小和深度，使他想到这是一匹高头大马，骑在马背上的一定是位巨人。但是今天，这位巨人不再是大禹，而是他自己了。

大禹的神力毕竟不能开凿三门，而他却要削平三门岛，在此建筑起一座拦洪大坝来。

这位年轻工人，早已没有了亲人，只有一位胜似亲人的朋友。他想给他写一封信，他要告诉这位开垦边疆的战友说：你开了一块荒田又一块荒田；我也一样，官厅水库刚刚完成，就到三门峡来了。

但是他没有写。他迟疑着。有天晚上，他在怒吼的风声中，似乎听见了黄河咆哮的声音，接着骤雨一般的敲打钢轨的声音，也响起来了。这是警号。他看见河水塞满了壑谷，“中流砥柱”早已淹没了，“梳妆台”仅仅露着尖顶，鬼门岛和神门岛^①就像地震中的蜡台一样，摇摇欲坠……忽然他惊醒了，原来是在做梦。他推开房门走了出来，迎面落下一片白晶晶的月光。在他脚下流过的黄河，白天显得如此浑浊可怕，想不到这时它却闪着一层黄铜般的光波。瑰丽可爱的景色，如同一滴甘露滴进了他的心胸，他感动得落下泪来。

刚才惊悸的心情消失了。他仿佛望见了一片深绿色的湖水，从脚下展开。荡来一阵阵清风，像是微语——这也许就是下游八千万人民在梦中寄来的希望。

① 三门峡上岩石的名称。

这位年轻工人，这才给他的战友写了第一封信。他说他爱黄河，爱三门峡。他又接着说，本来他一直在爱着，但是没有比现在更爱的了。

第二天，这位年轻的水利建设者在邮局门口出现了，想不到遇见一阵小小的争吵。原来前面一个人在查问日期，只听见办事员在柜台后面答：“你看看邮戳就知道啦！”偏偏邮戳不清楚，几个人查看了一会儿，还是看不清日期。自然这位年轻的水利建设者也挤在里边，他突然对着柜台嚷道：

“你躲在柜台后面，也挡不住别人提意见啊！”

“有意见可以提，你提吧！”办事员还在忙着，仍然没有露出身子来。

“我的意见，就是大家的意见。”年轻的水利建设者回头望了望长长的行列，然后说道，“我要知道我到什么地方来啦！这里是三门峡，全国都知道这里是三门峡，你的邮戳上偏写上个史家滩干什么？……”

“不，这里是史家滩！”办事员第一次从柜台后面站起来。

这是一句不可辩驳的话，小地名的确叫史家滩，但是为了热爱三门峡，有什么不可推翻的呢？后面的人跟着嚷起来：

“谁说的鬼话？”

“我的亲人只知道我到了三门峡，谁知道什么史家滩？……”

“全国的人，都知道这是三门峡……”

这位年轻的水利建设者，对办事员用手一指说：“你听见没有？我说这里是三门峡，不是史家滩！”

办事员第一次同这些水利建设者见面了。以前他只听见各种不同的口音，向他伸来各种不同的捏着信件的手。现在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个个眉高气扬的年轻的面孔，仿佛哈一口气，就

可吹倒三门石岛似的。办事员涨红了脸，讷讷地说：

“意见很好，我要说……这么好的意见为什么不早提呢？”

工人也仿佛第一次看见他。原来这是一个学生模样的人，面孔有些苍白，戴着一副黑框眼镜，小小的鼻尖上冒着汗珠。

不久，所有邮戳上都改成“三门峡”三个字了。这是水利建设者第一次参加三门峡市命名的讨论。

第二次讨论，是在工区公路上进行的。

那时，三门峡准备工程已在进行。在一条新修的公路上，每天走着钻工、测量工、地质人员，还有一些来参观的人，其中也有记者和作家。凡是第一次看到三门峡的人，都怀着激动的心情，在归来的路上，谈论着那座混凝土大坝，那个大水库，还有水库旁边的那座未来的城市。

从邮戳上改成三门峡之后，三门峡工区的招牌也出现了。它包括了建筑三门峡工程的几个基地：史家滩、大安和会兴。因为地形的限制，这三个基地相距甚远。工程局从大安迁到会兴，就是把主要阵地让给前哨战斗部队。有些附属企业也只好在会兴修建起来，所谓未来的城市，就是指的这里。工程局现在的所在地，就是未来城市的中心，因与会兴镇遥遥相对，有人暂时叫它新城。

有三个参观的人，非常关心未来城市的命名。有的主张叫湖滨市，有的主张叫会兴市……他们各持己见，争论得相当厉害。那天刮着大风，一点也没有妨碍他们的讨论。相反地，他们借着这种热情的鼓舞，才好不容易地一步一步地迎风前进。

幻想总是借着自己所爱好的形式表现出来的，因此每个人都偏爱着自己的命名。湖滨市似乎有些占了上风，但是另一个意见也十分固执，始终不肯让步。

这时，一个年轻工人从后面赶来。他听到了他们的讨论，

有些感情用事地发言道：

“你们说的湖滨市是什么意思？你们刚刚看了三门峡，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地叫它三门峡市呢？”

他说完就向前走去了，竟像大风对他毫无影响一样，大踏步地走去了。这三个人想看看这个年轻工人的面孔，却被沙子迷住了眼睛，同时，他们背过身来，抵御着风沙，一步也走不动了。

不难想象，这个年轻工人就是向邮局提出意见的那个人。他又一次代表三门峡的水利建设者，发表了自己的意见。

一九五七年三月二十六日，国务院发布了设置三门峡市的命令。邮局的办事员第一个接到了这份报纸，他激动地站起来，对着柜台前面那些工人大声喊道：“你们的心愿啊！不，这是大家的心愿，我们的三门峡市成立啦……”

命令中没有提到三门峡市命名的由来。既然不能载入史册，我就把它当做传说记在这里。

一九五七年

书 的 主 人

我同书记同志一起去三门峡市听传达报告。这一天，天气晴和，我们乘车奔驰在新修的公路上，由工地到新城只有三十几里的路程。

我不能想象没有这条公路时，这里的居民是如何生活的。更不要说，要是没有这条公路，三门峡的工程如何能够开始？这条公路，修筑在将来水库的标高之上，它顺着黄土高原的脊背爬行，有不少连续的陡弯，也就有不少数不清的危险信号牌。但是路面十分讲究，这是按照一级公路标准设计的。如果水库修成之后，沿路的小树长大了，在银幕上一定会出现无数个如画的镜头。现在，汽车牌号又杂又多，甚至吉普车在拉家具，载重汽车在拉人；到了将来，将是华丽的游览车或是新型的小轿车，在风驰电掣地兜来兜去。

迎面正好开来一辆拉人的载重车，上面坐着由工程局到工地去的工作人员。两个司机照例互相点头，我们和载重车上的人，在并车的时候，也都互相张望和致意。

载重车刚走过不久，我们的车子陡然停住了。原来在公路中央发现了一册书。

这是一册《把一切献给党》。

这本书的主人是谁呢？不用说一定是刚才那辆载重车上的

年轻人的。又是哪个年轻人呢？也许他携带的计算材料过多才失落了，也许他当时就发现了，只因为不能停车，虽然发现了，也只好忍着心痛望着它跌在公路上。

翻开那本书，除了一张含义不清的小纸条之外，别无发现。至少这是一个爱书的人，书本整洁，连个名字也不肯写在上面。

书记同志合上那本书，神气迷惘地说：“怎么能够找到书的主人呢？”

我说：“一定会找到的！”

这样，我天天留心找这本书的主人。

然而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任务。我不禁想起了过去的年代。一九四五年冬天，当我在东北的一个工厂工作的时候，那里的工人多半是三十岁以上的老工人。他们不但使工厂恢复了生产，并且在国民党破坏了工厂之后，又用自己的双手把它修复起来。他们的技术是从经验中得来的，缺少的就是文化。我记得我如何教给他们唱第一支歌子——《东方红》。我记得在开展文化学习的时候，一支铅笔握在老工人手里，竟比一根铁管还重。他们拿起了铅笔，眼睛既沉重又惶惑。但是，当他写出“中国共产党”这五个字的时候，又像孩子一般地笑了。

如果叫我在这些老工人身上发现谁吃的苦最多，也许有困难，然而要回答谁有一册什么书，我却能一口就说出来。可是，现在不那么容易了。有文化的年轻人这样多，而且差不多每个年轻人，又都读过《把一切献给党》。

我曾经问过几个人：“你有《把一切献给党》吗？”他们回答说：“我有一本，但是我寄给我的妹妹了。”另一个说：“我也有一本，别人借去了。”或是，“我的那本，不是还在枕头底下吗？”

愿

这册书的主人到底是谁，竟是茫然没有下落。

三方电铲投入生产以后，展开了学习热潮。初中班、高中班以及中等专业班都开始招生了。

教育科的一个女同志，在电铲中队门口摆上一条凳子，她的背后一张白纸上，写着职工夜校招生几个字。她的面前立刻围拢了一群年轻人，挤在前面的一个说：“我是头一个吗？”

“不，你们队长早就报名啦！”这位女同志答。

“那么就给我写上第二名吧！”

对话开始了。问他的年龄，答十九岁。问他入哪一班，答高小班，可是他已念过高小了。因为他的代数跟不上，为了温习，就从上册开始吧！第三个人进初中班，问他有没有书的时候，他有些生气地答：“我学过的书都随身带着，这还用问吗？”第四个也是一样，进初中班……我站在他们身后，感到了他们求知的热切的心，就像他们在三方电铲司机室中，所感受到的滚烫的发动机一样。

对话越来越嘈杂了，因为好几个人在争着报名。虽然他们知道每个人都有报名的机会，但是，他们觉得唯独自己的学习愿望不能落在别人后面。

三方电铲投入生产，已经快两个月了，而开电铲的仍是由兄弟厂矿临时调来的人。他们感谢这种支援，但是他们却不能原谅自己，为什么不能在合同期满之前学好技术呢？自己是三级工人，三方电铲司机又需要六级技术，他们大胆地想：在这个突飞猛进的时代，可以被时间吓住吗？为什么不能跳过时间迎头赶上呢？

电铲队的年轻统计员，有一天对我说：他从小失去父母，流浪的生活使他喜爱哲学，也喜爱文学，但是他说他更爱技术和工作。星期六的中午我遇见了他，我问道：“你怎么不睡觉

呢？”他揉着自己的眼睛对我说：“不，明天上午我要考试了！”第二天的中午，我正在午睡，他又走来敲我的门，他小声地说道：“我考过了，把那本《人民文学》借给我……”他去了之后，我想象着他一定考得很好，他的心刚刚为数字鼓舞过，现在又要为这本厚厚的杂志颤抖着了……

有一次又遇到书记同志，他忽然问我：那册书的主人找到了吗？

我怔了一会儿，但是我说：找到了。那就是到职工夜校报名的那些人。他们因为自己的技术比不上兄弟厂矿的司机，看去这似乎是一时不能克服的困难，但是这些把一切献给党的年轻工人，今天在职工夜校报了名，就等于向党宣了誓，明天他们就是三方电铲优秀的司机，向岩石进军的先进工作者了。我记起了那个年轻的统计员，心里想道：到处都是把一切献给党的人，将来记录这些英勇事迹的作者，也会同时出现的。

一九五七年

工地早晨

工地上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间观念。

总工程师，惯于用总进度的眼光，向前展望。计划人员，喜欢把年计划分成季度，分成月。现场工程师，他们着眼点在于旬，通常是上旬忙于繁杂的准备工作，下旬赶任务。至于领班技术员，又把每日二十四小时三等分，日班、中班和夜班，永远循环不息。还是工人们切合实际，他们计算时间的方法是八小时浇筑六万方混凝土，一小时平均钻进十米，一分钟要使电铲的勺斗起落一次。

因此，用秒钟计算工地的变化，并不夸大。如果把整个三门峡工地，画成一个表盘，它的秒针由鬼岛跳到神岛，下一秒钟又会由神岛跳到人岛。

星期一的早上，我同开挖分局党委书记一起来到工地上。

汽车一直向东开。这条公路原来的坡度和弯度减少了。从陕县县长带领民工第一次开辟了这条道路之后，加固、加宽的工作不知进行过多少次。现在是一条很像样子的交通线，要把混凝土从临时拌和场送到坝头，就靠着这条公路了。

太阳突然从山后升起，如同一罐通红的铁水，倾在黄河里。河水闪出万丈光芒。怒吼的声音，也迎面扑来。

首先映入眼帘的四根桥墩，耸立在鬼门河床上，它有十六

米高，就像一夜之间生长起来的四棵白杨。这座鬼门河溢流桥，是今年冬季截流准备工程之一，再加上神门河溢流桥，这两项措施，可以使截流的水位差由八米降低到二点五米。

纵然是二点五米，如果使黄河截流，也将是一场绝大的搏斗。

从架起第一座吊桥，到截流，或者可以比喻说，把一只猛虎如何引入牢笼，又如何关上那个铁门。勇士既然钢刀在握，这只老虎活着驯服地走进来，或者变成一条死虎，都是无所谓。

电影纪录片上，有最初的架空索道，也有第一座吊桥。修筑这第一座吊桥时，一块桥面板掉入河中，那就像一片鹅毛吹进深不可测的山谷一样。

这第一座吊桥，代替了架空索道，它又分鬼门、神门、人门三段。开挖左岸坝基时，人门吊桥早就拆掉了。现在修筑了溢流桥，鬼门吊桥也要拆掉了。一条混凝土运输皮带，又要与中间的神门吊桥平行地修筑起来。混凝土运输皮带是临时设备，因它的下面压着一千五百方石头，早晚也得给爆破让开路子，而神门吊桥，它的寿命至多也过不了截流。

再往下游看去，那里出现了一座浮桥。在它的旁边，还有一座钢桥就要建成了。

这座下游浮桥是用浮鲸搭成的，浮鲸的钢缆拴在砥柱石（即中流砥柱）上。钢缆没有断，砥柱石也没有动摇。冬季那一场凌汛的考验，实在有些怕人。现在每小时必不可少地有四十车次混凝土，通过浮桥向左岸开去。

修建中的那座钢桥，正在小拌和楼下面。将来，灵宝县的砂石料，一直用火车运到这里，由小拌和楼制造出来的混凝土，通过这座钢桥可以运到任何一个浇筑地点。那时，临时拌

和场就要取消了，浮桥也算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。

修建这座钢桥的人们，早在兰州附近，对黄河几次作战，积蓄了大量经验。即或如此，他们还是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。因为地质情况过于复杂，二四号桥墩不得不由小管柱法临时改为气压沉箱法。但是他们在党代会上，仍然提出了大胆的倡议：要提前十五天交工。

现在，一百九十二米的花梁，正由左岸向右岸推进。花梁的头已经探到四号桥墩了。只是四号桥墩与桥台之间，还在悬空。党代会鼓舞了全体工人，他们创造了每天每人八百个铆钉的速度，正是空前未有的跃进速度。

黄河上的早晨，如果没有风（经常是有风的），河面上常见的雾气，会把两岸的崖壁和河水，混成一体，处在一片迷茫的景色之中。

我们走上了鬼门溢流桥，这时第二遍警笛响了。爆破正在左岸进行，下班的工人可以由左岸到右岸来，而由右岸去左岸的，却不能通行。

书记同志领我走进席棚，顺着神门河上的运输皮带向右岸走去。

运输皮带在空转，上面没有骨料。广播的声音也突然停止了，只听见皮带下面滚筒滚动的声音和一阵阵的黄河的水声。

每天有三次爆破时间。钻工们工作了一班之后，升起一面红旗，能走开的全得走开。钻工们扛起风钻和风管走开了；司机们开着推土机、电铲、吊车、汽车，也都走开了。不能走开的各种机房，由木板防护起来；河中的钻探船，用竹木防护起来。就是走开的机械，也只能把尾部对着现场，甚至还得遮上几块木板。这些都是活动的避炮棚。真正的避炮棚，到处都有。最近的一处，当然是给炮工们准备的。当炮工们装上了炸

药，点着了引线，走到避炮棚之后，现场上便再看不见一个人影，只有扩音喇叭还挂在原处。每个喇叭上面，也盖着一个破筐，如同工人戴着柳斗帽一样。这时，一切工作和交通都中断了，除了引线上的火星在燃烧，在延伸……

我们一走出运输皮带的席棚，书记就拉我躲进附近一个工地办公室里。

实际上，这也是一个兼做办公用的大避炮棚。墙壁是用厚木板堆成的，窗户上也有很厚的挡板。室内的桌椅，并不摆在窗子下边，而是靠后面摆着，看来也是为了避炮才这样的。桌上有电话机，电灯开着。一壶水被值夜班的人喝干了，盖子撂在一边。门刚一关上，就有人警告说：

“里边站，别靠窗户！”

我正要向后边走去，一位浇筑工程师向外望了一眼，然后说：

“站在这里看吧！不会有大炮。”

虽然说现场上，最后连炮工也要走开的；但是所有的避炮棚内，不知有多少眼睛对着现场观望着。

在天安门上看庆祝焰火，愉快中有一种庄严感。在这里看爆破，除了工作上的关心之外，自然也有愉快。

炮工们正在最后加工，再一会儿第三遍警报就该响了。几个混凝土工，刚从近在眼前的那堵翼墙上走下来。翼墙下面那个吊车司机，也在利用这个间隙，进行了修理之后，顺着拔杆往下爬。翼墙和拔杆同样高，如果响起第三遍警报，他们任何一个都爬不下来的。因此，我担心地说：

“为什么不早些下来？”

“来得及。”还是那位工程师回答我，“他们心里有底，人岛尖上不是有个一两电铲吗？它是个信号，我知道。如果它不

开过来，那就说明今天没有大炮。”

我想起他刚才向外张望过，并且说了同样的话。我对他笑着点了点头，他也笑着问我：

“你走的时候，翼墙还没有浇筑吧！”

“不，我赶上浇筑第一块。”

“现在，你看，这可是第六层啦！”

“可不是，它有多高？”

“高吗？吊车拔杆三十米，眼看就不够用了，马上要换四十五米的，只是……”他脸上的镜片向下一闪，我知道他遇到困难时常常这样的，“拔杆加长并不困难，只是角铁被溢流桥用光了。”这时，三遍警报响了，他又加上说，“我是管浇筑的，所以我永远觉得警报拖得时间太长。没有坝基，当然我们不能浇筑；可是一旦浇筑起来，你知道浇筑工人的癖性的，在工程上那是不能常常中断的。”

开挖分局党委书记，这时对浇筑工程师说：“你想的和我想的一样。我们风钻工也不愿意一天爆破三次，接三次风管，恨不能来个大循环才好。”

我对工程师说：“这里，不是很不错吗？只这么一点点时间，工人还爬到拔杆上修理滑车，我看还是有很多办法可想的。”

“修理滑车的时间好说，比等待验收坝基的时间短多啦！”浇筑工程师的话，像是对我说的，又像是开挖分局党委书记说的。他的话里含着抱怨，也含着祈求。开挖和浇筑两个工序，需要互相配合，常常为了这个争论起来。

工地干扰，虽然在施工设计中，应有尽有地考虑过了，进行中仍会发生不少问题。能不能很好地组织施工，就看是不是解决了和减少了相互之间的干扰。